

天

咫

偶

聞

天咫偶聞卷七

曼殊震鈞

外城西

先農壇居永定門內之西周回六里繚以周垣歲三月
上亥

上率王公九卿躬耕彩旂輕颺仰紛喬於五雲樂句徐
敲樂豐穰於萬姓禮樂皆寓稼穡艱難之意舊制設彩
棚於田上乾隆二十三年

上諭藉畝所重劭農黛耜青箱畚鍤簞笠咸寓知民疾

苦之意而設棚懸彩以芘風雨義無取焉吾民涼雨犁而赤日耘雖襍穡之尙艱豈炎濕之能避且片時用而過期徹所費不啻數百金是中人數十家之產也其飭除之此後遂爲定例又耕藉之樂不同他典所用有腰鼓拍板所歌皆

御製禾詞每歌一句偃旂一次

上四推畢諸王及諸臣始耕余備員水部曾敬瞻焉又按順治十年定於仲春亥日祭

先農後改爲三月亥日以六壬亥爲天倉也往時以祈

穀時祭不燔柴順治十七年定用燔柴禮

先農壇之西野水瀾漫荻花蕭瑟四時一致如在江湖過之者輒生遐思光緒甲午四月忽相驚水中有物聲如牛而不見其形民庶駭然訛言日起逐日往觀近萬人大京兆出示禁之不止時常雩期近

乘輿將臨執金吾恐致獲戾簽兵捉怪戈戟如林日伺水上由是觀者益眾或且設茶肆以侔厚利兵役入水搜捕或云聲於東則東之或云聲於南則南之茫如捕風了無所得如是者經月乃罷而所謂荻葦皆僧產也

至是均作琅邪之稻或曰此鼓妖也是年遂有遼東之役邊警日亟士大夫去者甚多西南城爲尤甚迨庚子之亂而全城蹂踐幾遍亦妖由人興歟抑洪範五行之說信有之乎

野鳬潭在先農壇西積水瀾然與東城魚藻池等其北爲龍泉寺又稱龍樹院有龍爪槐一株院以此名久枯僧人補種一小株院有二樓東樓爲滿洲高士炳半龕所築炳故家子以不治生而中落亦不復仕進築此樓居之貧至不能晨炊日惟作書評畫相訪者多不接納

有音聞遠圖牧山之風亦近代一畸人也吾友毓贊臣
俊曾葬山左詩人王公玉於寺後種杏花十餘株張叔
憲象書山左詩人王公玉之墓刻石豎墓前贊臣爲作
銘刻於後又近代一畸事也

陶然亭在潭之南又名江亭江郎中藻所建自來題詠
衆矣宣南士夫宴游屢集字內無不知有此亭者其荒
率之致外城不及萬柳堂渺瀰之勢內城不及積水潭
徒以地近宣南舉趾可及故吟嘯遂多耳

崇效寺俗名棗花寺花事最盛昔國初以棗花名乾隆

中以丁香名今則以牡丹名而青松紅杏卷子題者已如牛腰相傳僧拙菴本明末逃將祝髮於盤山此圖感松山杏山之敗而作也其圖畫一老僧趺坐上則松蔭雲垂下則杏英霞艷首有王象晉序後題以竹垞漁洋冠其首續題者幾千人亦大觀也然而金貂共狗尾偕陳玉楮與敗葉參見甚至有妄人將已名與古人夾寫真爲不識好惡之尤曾有某君題詩於匣以止之亦無人肯顧也又一卷爲訓雞圖畫一僧抱雞而坐別有貓犬在地不解何意禪堂中王覺斯書靜觀二字尙在楊

忠愍無塵別境額則不可問矣又有唐王仲堪墓志石刻翁覃溪丁香花詩石刻

法源寺卽古憫忠寺憫忠臺尙存高閣及雙浮屠已不可考西廊嵌唐寶塔頌石刻僧院中牡丹殊盛高三尺餘青桐二株過屋簷城南隙地最多古園國初尙存封氏園刺梅園王氏怡園徐氏碧山堂趙氏寄園某氏眾春園皆昔日名流燕賞騷客盤桓之所今不過二百年已如阿房金谷不可復問而宣南士夫亦無復經營之力矣

查初白詩云纔了歌場便賣鐙三條五劇一層層東華
舊市名空在靈祐宮前另結棚此國初事也蓋內城分
住八旂將鐙市移於靈祐宮前後又移於琉璃廠今此
兩處皆無鐙鬻鐙者在廊房頭條胡衕然止日間有之
不復放鐙於夜

般若寺在故衣市南省公車計吏多寓此壬辰之春濮

柚生

夾曠

從雲南入都寓此余往訪之與作竟日談游

心域外之觀幾如讀山海經博物志怪怪奇奇不可名
狀如云山移在古以爲大異而滇省屢見之不以爲異

有人家居於山巔門臨大溪一日啟戶溪水忽失尋之則在山後以爲水之改流察之則溪旁景物依然而山下地勢全非則山移而溪未改也又有人家居於小山之上一日覺地微動久之則山移故處矣然移甚緩一日才數十丈半月後移過一溪爲一大山所阻而止遂不動柚生親見之又有某土司能變虎者柚生亦親見之問其變之故彼云亦不自知但祖父以來相傳如是至期則變變過復常雖知其苦無術脫解月凡三變上旬爲虎中旬爲驢下旬爲犬方其爲虎百姓閉戶及其

爲驢家具草料於門外其爲犬也不復顧之余聞而笑
曰此不足奇余見甚多今之縣令方見上司則爲犬對
同寮則爲驢虐百姓則爲虎而且一日三變何須一月
柚生時方以大令待選亦爲胡廬

漁洋老人曾住保安寺街故邵青門與漁洋書云奉別
將十年回憶寓保安寺街踏月敲門諸君箕坐桐陰下
清談竟夕恍然如隔世事又自叙已未客都門寓保安
寺街與阮亭先生衡宇相對愚山先生相去數十武陸
氷修僅隔一牆偶一相思率爾造訪都不作賓主禮其

年寓稍遠隔日輒相見常月夜偕諸君扣阮亭門坐梧
樹下茗椀清談達曙愚山贈行詩有云踏月夜敲門貽
詩朝滿扇是也漁洋又有屋在琉璃廠夾道孫丹五有
詩弔之云詩人老去蹟猶存古屋藤花認舊門我愛綠
楊紅樹句月明惆悵海王村蓋屋有藤花先生手植也
同治以後老輩崇尚風雅者以潘文勤公祖蔭爲一代
龍門居在米市胡同際會堂之對門以提唱獎掖爲已
任聞一才士亟收羅門下禮節先施人以及門爲榮兼
京兆尹最關心民瘼屢年大水延紳士放振不假官吏

之手民不知災卒後日有奠於門者竟不知爲誰何氏也俸入皆以購鼎彝書籍及歿不名一錢所刻功順堂滂喜齋叢書士林寶之己丑鄉試後余謁公於私第蒙獎詔備至以後起之秀見勵且賜以功順堂滂喜齋各一部吉金拓本各種自云十一部鍾尤爲醉心之品子學篆書不可不細玩也

爛麪胡同有接葉亭國初湯西厓少宰居焉查他山有詩至乾隆中尙知其處見法時帆詩集今久迷處所張叔憲自名其居爲接葉亭然非故址也

李南潤

文藻

有琉璃廠書肆記叙次甚詳曰琉璃廠因

琉璃瓦窰爲名東西可二里許未入廠東門路北一鋪
曰聲遙堂皆殘破不完之書余從其中買數種適有廣
東新語或選思平之兆也入門爲嵩口堂唐氏名盛堂
李氏皆路北又西爲帶草堂鄭氏同陞閣李氏皆路南
又西而路北者有宗聖堂曾氏聖經堂李氏聚秀堂曾
氏路南者有二酉堂文錦堂文繪堂寶田堂京兆堂榮
錦堂經腴堂皆李氏宏文堂鄭氏英華堂徐氏文茂堂
傅氏聚星堂曾氏瑞雲堂周氏其先後次第憶或不真

而在南在北則無誤也或曰二酉堂自前明卽有之謂之老二酉而其畧有舊書者惟京兆積秀二家餘皆新書而其裝潢紙不佳而冊薄又西而南轉沙土園北口路西有文粹堂金氏肆賈謝姓蘇州人頗深於書余所購鈔本如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蘆蒲筆記塵史寓簡乾坤清氣淫水集呂敬夫詩集段氏二妙集禮學彙編建炎復辟記貢南湖集月屋漫稿王光菴集焦氏經籍之屬刻本如長安志雜肋集胡雲峰集黃稼翁集江湖長翁集唐眉山集之屬皆於此肆又北轉至正街爲文

華堂徐氏在路南而橋東之肆盡此矣橋居厰中間北
與審相對橋以東街狹多參以賣眼鏡煙筒日用襍物
橋以西街闊書肆外惟古董店及賣法帖裱字畫雕印
章包寫書稟刻板鐫碑耳近橋左右則補牙補唇補眼
及售房中之藥者遇廷試進場之具如試筆卷帋墨壺
鎮紙弓棚疊褥備列焉橋西賣書者才七家先月樓李
氏在路南多內板書又西爲寶名堂周氏在路北本賣
仕籍及律例路程記忽購得果府書二千餘套列架而陳
之其書裝潢精麗俱鈐圖記 余於此得梁寅元史畧

揭文安集讀史方輿紀要等書皆鈔本自警編半部溫
公書儀一部皆宋槧本又方望溪原稿往往有之又有鈔
本冊府元龜及明憲宗等實錄又西爲瑞錦堂亦周氏
在路南亦多舊書其地卽老韋之舊肆本名鑑古堂八
年前韋氏書甚多又邵陽人董姓同賣法帖其中吾友
趙六吉精於法帖亦來此遂客沒其櫬至今未歸又西
爲煥文堂亦周氏又西爲五柳居陶氏在路北近來始
開而舊書甚多與文粹堂皆每年購書於蘇州載船而
來五柳多璜川吳氏藏書嘉定錢先生云卽吳企晉舍

人家物也其諸弟析產所得書遂不能守又西爲延慶堂劉氏在路北其肆賈卽老韋前開鑑古堂者也近來不能購書於江南矣夏間從內城買書數十部每部有棟亭曹印其上又有長白敷槎氏堇齋昌齡圖書記蓋本曹氏而歸於昌齡者昌齡官至學士棟亭之甥也棟亭掌織造監政十餘年竭力以事鉛槧又交於朱竹垞曝書亭之書棟亭皆鈔有副本以予所見如石刻鋪叙宋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太平寰宇記春秋經傳闕疑三朝北盟會編後漢書年表崇禎長編諸書皆鈔本魏

鶴山毛詩要義樓攻媿文集諸書皆宋槧本餘不可盡
數韋頗曉事而好持高價查編修瑩李檢討鐸日游其
中數年前予房師紀曉嵐先生買其書日費數千金書
肆中之曉事者惟五柳之陶文粹之謝及韋也韋湖州
人陶謝皆蘇州人其餘不著何許人者皆江西金谿人
也正陽門東打磨廠亦有書肆數家盡金谿人賣新書
者也內城隆福舘寺遇會期多有賣書者謂之趕廟散
帙滿地往往不全而價低朱少卿豫堂日使子弟物色
之積數十年蓄數十萬卷皆由不全而至於全蓋不全

者多是人家奴婢竊出之物其全者固在日日待之而
自至矣吾友周書昌遇不全者亦好買之書昌嘗見吳
才老韻補爲他人買去快快不快老韋云邵子湘韻畧
已盡採之書昌取視之果然老韋又嘗勸書昌讀魏鶴
山古今考以爲宋人深於經學無如鶴山惜其罕行於
世世多不知採用書昌亦心折其言韋年七十餘矣面
瘦如柴竟日奔走朝紳之門朝紳好書者韋一見諗其
好何等書或經濟或詞章或掌故能各投所好得重值
而少減輒不肯售人亦多恨之余好書幾與書昌同不

及書昌能讀耳朝食後卽至厰手緝至晡或典衣買之而積秀堂有楊萬里洪盤洲二集鈔本索錢三十千度數日仍還之而不能釋於念也延慶劉項生大瘤人呼之劉噶噠又西爲博古堂李氏在路南其西爲厰西門門外無鬻書者按李氏所備各肆今惟老二西仍在餘盡易名矣所列各舊書今皆不可得有得之者價且十倍咸豐庚申以後人家舊書多散出市上人無買者故直極賤宋槧亦多同治初元以後乃漸貴然收者終少至光緒初承平已久士夫以風雅相尙書乃尤貴於時

南皮張孝達學使有書口答問之作學者按圖索駿買人飾櫝賣珠於是紙貴而陽聲蜚日下士夫蹤跡半在海王村矣然其價亦不一宋槧本計葉酬直每葉三五錢殿板以冊計每冊一二兩康乾舊板每冊五六錢然如孫錢黃顧諸叢書價亦不下殿板也此外新刻諸書則視紙板之精粗道塗之遠近以索直大抵眞字板較宋字贏十之三連泗紙較竹紙亦贏十之三道塗之遠較近者又贏十之三於是同一新板有倍價者矣

內城書肆均在隆福寺舊有三槐堂同立堂寶書堂天

繪閣四家同治中同立堂歇業光緒中天繪閣改聚珍
堂今止此三家三槐向多舊書售主亦多近則迥不如
前而寶書聚珍二家頗能爭勝然邇來舊書有甘井先
竭之歎價日增而益無覓處內外城所通行者新書而
已

後鐵廠義學相傳爲張文敏公照之故居余友人王逸

珊寶田居此逸珊欲倩余補書法華菴額未果而移去

逸珊初居東城鎮江胡同終口座上客滿余一日偕續

恥菴往訪之值李雨蒼參贊雲霖鄭東甫比部杲先在

逸珊留飲酒間雨蒼先生談楚軍舊事有如讀杜老北
征使人神王余賦七古記之云人生快意殊難必勝侶
相逢便超逸座中賓客皆嶽嶽論詩說劍俱第一王公
高議欺論衡鄭君說經言硜硜恥菴平日最蘊藉酒餘
意態殊縱橫座中更有河東守殺賊人稱好身手李廣
歸來竟不侯真卿老去仍餽口方今時事須歐韓廟堂
正賴諸公安奈何高會但置酒蒼生望子抒艱難街鼓
統統動歸騎猶恨雄談未申意願君勿忘此宵歡他時
應入城東記詩不足道此會不可不志

雨蒼云李文恭公

星沅

之爲欽差大臣曾遇曾文正公

於逆旅時寇方起殊以爲憂談之竟夜明日李公臨去
按曾公於坐而拜之曰吾視天下人惟君真能辦賊星
沅老矣無足言者此一拜所以寄此任於子也此雨蒼
親聞曾公言之

雨蒼又言英果敏公

翰

之令廬江吳武壯公

長慶

方以

未弁爲果敏所器倚之如左右手時劉壯肅

銘傳

張勇

烈

樹聲

各結團自保武壯倘與之有違言互鬪而敗被

獲乃縛武壯於柱果敏遣八往二公不可曰必縣令親

拜於吾門而後釋之所遣人難之以告果敏果敏遂如其言始得釋未幾果敏游擢臬藩衆始大懼果敏竟不問然武壯終身執弟子禮果敏身後歲時餽問不絕

兩蒼又言官文恭公文之督兩湖也人皆疑其百無一長及克復金陵以功封伯人且譖由曾侯讓功不知非也文恭之功不在雄長三軍而在牢籠百態此卽蕭何之功在張良韓信上也公爲總督胡文忠爲巡撫胡心輕之事多不商酌而徑行公亦不問或公所用人至登之白簡公仍不問幕下士皆爲不平咸請劾胡所用八

以報之公力持不可胡軍於外以軍火不繼遣人持令
箭至督轅坐索幕中皆怒曰彼無禮至此卽公不怒我
輩亦覺無顏擬摺請入奏公曉之曰諸君若提一軍而
禦寇能如胡某乎曰不能卽我出而剿寇能如胡某乎
曰亦似不能曰我輩之才皆不及彼而彼身歷行閒獨
任其勞我輩安享其逸所愧已多矣且湖省大吏惟我
與彼我無彼不能禦敵彼無我不能籌餉若以細故介
懷國事誰爲任之諸君休矣後文忠聞之深悔所爲躬
詣請罪公與之約爲兄弟從此楚軍不可動矣

兩蒼先生漢軍正藍旗人世居盤山所謂盤山李氏也
少以諸生慷慨好奇節走數千里謁曾文正於湖南值
文正他出兩蒼見其公子公子見其衣敝而風塵嚙面誤以爲役也
有慢色兩蒼直前毆之曰而父禮士聞天下而乃慢士
如此公子謝之始已文正歸奇之留之幕下授以一軍
薦至參贊大臣以回疆失事罷任晚年生計窘甚病風
痺依逸珊以居

分甘餘話云昔在郎署與公職若文輩無旬日不過從
倡和計甫草亦與焉公職改吏部例應關防一日計詣

之闡者弗爲通計退而獻詩曰隔牆空望馬櫻花公職
寓邸有夜合一株最高大花時常集飲於此故云長安
傳以爲笑按今日吏兵二部郎官迴避之例已成具文
然其弊端初不在此

梁文莊公

詩正

居正陽門外楊梅竹斜街內清勤堂

賜額也堂左有味經齋隔牆葡萄纍纍其齋因以青乳
名之終日庭戶蕭然自諸司畫諾外更無停轍見湖海
詩傳小傳按國初長官畫諾皆在公署以其無日不入
曹也自乾隆以後重臣兼職者多遂不恆入署而閣摺

判牘移於私宅且事繁私宅亦不得見往往追逐竟日
司官以爲苦事以余所見惟先師潘文勤公私宅不畫
諾尙有古風

符右魯戶部

曾

所居韓家潭牀幃之外書籤畫卷茗椀

香鑪列置左右几案無纖塵四時長供名花數盃王述
菴笑謂之曰入君燕寢已如在斷橋籬落閒使人不復
憶西子湖矣其雅潔蕭澹非東華輭紅塵土中人所能
企也

周立崖大理

於理

所居聽雨樓在繩匠胡衙爲明嚴介

溪別墅國初徐健菴尚書居之繼歸於溧陽史文靖公
其後分爲數區畢秋帆得之爲宴會觴詠之地秋帆出
爲觀察遂歸大理按今此居尙存厯爲要津所據誠宣
南第一大宅

翁覃谿先生故居在保安寺街錢梅谿謂登其堂圖書
文籍插架琳琅如入萬花谷中令人心搖目眩而無暇
談論也按先生後人不振家業凋零今已無繩武者矣
管韞山先生世銘以時文名一世然公學不止時文也
近其鄉人刻公詩古文若干卷皆有物之言足以傳世

公爲伯祖恭愼公業師余家存公行述尙是公子學洛
所定今所刻公集亦有行述乃出公孫刪節非原文也
中有一畧尤未可刪今節載之云一生雅好制藝文字
通籍後猶時時爲之多讀書得閒及抒寫懷抱之作嘗
自論吾艱於場屋又教人爲舉子業故文字頗事喬皇
其不逮先正大家或當以此至精深雄健切近諦當自
覺並時無兩謂後漢書最利時文文心雕龍作文體例
大備宜熟復此皆府君文字心得處又曰每日不閱古
書數寸不得妄詡下帷讀書多則義理日出境界日開

沈潛既久但一含豪落墨清言名理自然輻輳因題立
格自然成章其樂殆不能喻諸人也用古當得其精意
非掇拾成語作鈔胥可了汝文勿輕示人吾少作僅有
存者斯事與年俱進毋自滿假爲有識者笑儻值 圓
明園四日始得休沐就正之文積案頭常數寸雖應酬
雜還筆札紛煩必先閱竟然後他及吾母或尙有家事
待商確而府君高吟不顧也吾母每謂何太自苦府君
曰此吾數日來片刻樂境何云苦耶

朱竹君文正兄弟一享高名一躋顯仕一跌宕一謹嚴

極似宋之郊祁兄弟二人遂開乾嘉以下南北二派學術至今所衍猶其緒餘亦奇矣方竹君先生請開四庫館劉文正力持不可于文襄力爭行之在當時不解文正之意卽後人亦以爲疑不知本朝學術之歧實四庫館階之厲直至咸豐間遂有天下不亂於粵匪而亂於漢學之說至今學術益歧始歎文正所見之遠蓋明代學術歧於議大禮本朝學術歧於開四庫館也

大興黃氏弟兄亦並茂一時學業比朱氏爲純愛才下士則相類昆圃先生刻水經文心雕龍尙爲世寶惜其

詩文竟無重刻者

相傳袁隨園初入翰苑尹文端爲之推轂名譽極盛袁亦目無餘子一日偶他出有客來訪不言名姓聞人以他出辭明日又至袁頗疑之令閹再辭且問客欲何爲閹如教客云無他有故事數條欲請教耳旣主人婁不在煩汝代達可耳出一冊約三日期袁視之凡百二十事所知者不二十事急謁文端文端所知亦畧相等折簡招諸詞林明日會於院署出冊示之極衆人所知尙不及半計無所出檢圖書集成求之盡兩日之力止得

百許條尙缺數事乃以意附會足之將別矣文端曰未
也以彼一人之力使我輩僕僕兩日甯無以報之乃其
翻圖書集成亦摭百二十事俾袁懷之歸明日客至袁
仍託辭他出令閤人以冊呈客視冊無他語但將埒會
數事摘出其誤閤人徐呈別冊客展冊熟視顧閤索筆
研運筆如風滿注於冊無遺者袁以呈文端文端大駭
然卒不得姓名但據閤人聆其語音是山左人文端乃
徧訪於山左士夫久之始知爲衍聖公之甥幼育於公
邸圖書集成凡七過目矣

相傳岳威信公

鍾琪

居京師怡賢親王折節下交恆往

來過從一日岳公以忌之者多不克保身爲憂王遂於
奏對之暇代爲陳之岳公不知也

上曰旣如是可令其改入旂籍當無敢搖之者然汝私
往商之勿云朕意王旣至與威信久談終不言而去
上問之王對曰觀鍾琪意似不願也

上曰若爾則勿庸然岳公始終不知此蓋岳氏子孫所
傳或者疑其未審姑誌之云爾

江忠烈公

忠源

初以公車入京館曾文正公寓中旣下

弟日事邪斜游貲罄不能歸同寓客多避之文正勸之
歸且爲辦裝江感其高義明日遂不別而行文正知之
亟命駕追之及之於長新店則江方午體公慰之曰以
君之才他日不愁無所遇但有親在堂此歸殊難爲懷
出百金爲贐請歸爲饗食費公拜受之文正遂返至邸
已薄暮賓客爭問所住公曰追餞江岷樵耳客皆驚而
不信公曰岷樵必以忠節名天下諸君非其倫異日當
自知之衆爲憮然

咸豐中僧心泉居松筠菴善鑒別書畫厥肆賈人多就

正焉世遂傳其能以鼻嗅手捫而知未知信否何子貞
張石州皆與之往來石州之刻楊忠愍諫草延張受之
於杭州寓菴中心泉亦爲之助役及刻成受之遂卒於
菴諸人資助還其喪子貞爲之書墓志今與諫草皆嵌
菴壁子貞又篆諫草堂額菴中有劉石菴先生書碑最佳
都中國手向推僧秋航爲巨擘年九十餘以奕爲日課
自僧卒都中遂無國手

大興才女胡慎儀胡慎容姊妹皆以詩名慎儀尤善早
寡未幾子亦卒遂受聘爲閨閣師歷四十年女弟子至

二十餘人晚號鑑湖散人著有石蘭詩鈔其女名思慧
字睿之爲侍郎劉秉恬室詩亦能傳家學箸繡餘吟

光緒初京師有陳寅生之刻銅周樂元之畫鼻煙壺均
稱絕技陳之刻銅用刀如筆入銅極深而底如仰瓦所
刻墨盒鎮紙之屬每件需潤資數金周之煙壺畫於玻
璃之裏面山水花果仿名人卷冊極棘猴貫蝨之巧周
年不永一生所畫不及百枚歿未幾一枚已直數十金
自國初罷鐙市而歲朝之游改集於廠甸其地在琉璃
廠之中密廠大門外百貨競陳香車櫛比自初二日至

十六日凡半月午前游人已集而勾欄中人輒於此炫
客必竟日始歸蕩子輩絡驛車前至夾轂問君家亦所
弗禁門東有呂祖祠燒香者尤眾晚歸必於車畔插柏
生紙蜨以及串鼓或連至二三十枚或以山查穿爲糖
壺盧亦數十以爲游幟明日往又如之

近來廠肆之習凡物之時愈近者直愈昂如四王吳惲
之畫每幅直皆三五百金卷冊有至千金者古人惟元
四家尙有此直若明之文沈仇唐每幀數十金卷冊百
餘金宋之馬夏視此董巨稍昂亦僅視四王而已書則

最貴成邸及張天瓶一聯三四十金一幀踰百金卷冊
屏條倍之劉文清王夢樓少次翁蘇齋鐵梅菴又少次
陳玉方李春湖何子貞又次陳香泉汪退谷何義門姜
西溟貴於南而賤於北宋之四家最昂然亦僅倍成邸
松雪次之思白正書次之然亦不及成張行書則不及
劉王若衡山希哲履吉覺斯等諸自鄒此皆時下賞鑒
而賈人隨之至於瓷器康熙十倍宣成雍乾又倍康熙
而道光之慎德堂一瓶至數百金又有古月軒一種以
料石爲胎畫折枝花卉絕無巨者瓶高三寸索直五百

金真瓷妖矣因憶野獲編云玩好之物以古爲貴惟本朝則不然永樂之剔紅宣德之銅成化之窰其價遂與古敵蓋北宋以雕漆名今已不可多得而三代尊彝法物又日少一日五代迄宋所謂柴汝官哥定諸窰尤脆易損故以近出者當之又云沈唐之畫上等荆關文祝之書上參蘇米則明人已有此風然不過方駕古人耳未如今之超乘而上也

廛肆之習尋常之物有數人出價則其直頓增往往有數人爭購一物終不能得別有好事者出重價得之亦

有眾人共爭賈人居奇不售遂終不售者亦有買者明知不直而故增其聲價以博具眼者大抵士夫與賈人中分其權而互爲勝負

京師士夫好藏金石舊本日貴看法亦各有訣如某碑以某字完爲某時拓某帖以某處不斷爲最初本價之軒輊因之然點賈亦卽因而作僞大抵此事須以神遇未可存舟劍之見也

炸子橋迤東路南松筠菴爲明楊忠愍故居至今恆寓名流光緒戊子彭剛直公曾寓畫梅花刻石於壁公一

生不肯居方面之任但以欽差大臣終其世官大司馬止於入覲時一蒞任而已此後依舊出京計一生居京官之職任外官之事亦近代所未有也尤好爲微行布衣芒屨游行市間民皆呼爲彭打鐵南方諺語不畏疆禦之謂也見者震攝姦人匿跡晚年經畧廣州獨居鎮海樓日惟作書畫梅賦詩飲酒而已而洋人終不近廣州有萊公北門鎖鑰之風

公喜作書畫而不輕爲人作所願者始肯捉筆不然雖百計不得也常經某縣縣令奉佳紙乞書公一笑置之

及晚餐廚役與親軍竊語於簾外公見而問之親軍對
曰彼思得公書也公笑曰廚子亦解書耶此大佳事但
倉卒那得佳紙顧令紙適在几上卽書而與之明日見
令曰君紙已爲廚役書之無以應命勿罪也

顧俠君集中有自題小秀野四絕句并序云余不到京
華十有一年家居卜築秀野草堂五架三間傍花映竹
幾作忘世之想今歲復理裝北上雖呻吟羸背而醉歡
睡興無日不在夢寐中也入都後又於宣武門西三忠
祠內僦屋數椽推窗北望雉堞雲橫草深院落頗覺蕭

疏可愛因屬查二德尹顏之曰小秀野漫賦四絕望諸
君子屬和焉數間小屋傍城西紙閣屏風新品題堪笑
生涯同燕子春深到處好添泥遶牆新插翠芭蕉根護
薔薇粉欲消試聽雨聲兼葉響秋來無限可憐宵睥睨
雲橫日乍舒北窗景物最蕭疏香風怪底穿簾入隔岸
誰家走鈿車草堂春柳正鬢髮芍藥紅欄漸著花生怕
夢歸難識路都教攜得到京華以此考之則小秀野草
堂在三忠祠內也

唐采師倫重藏舍利記謂智泉寺在子城東門東百餘

步大衢之北面景福重藏舍利記曰大燕城內地東南隅有憫忠寺門臨康衢而金人記土地廟在北門內道旁路西以此度之則今外城之西南乃金代內城之東北也蓋金代內城在今西南元人別建北城南城當時卽毀故元遺山詩注云大安殿基改爲賣酒樓今則益不可問矣然如宣武門外有所謂老牆根者正在土地廟之北或是金西城北面故基而爛麪胡同近金城東面其西南二面則在城外杲齋集所謂梁氏園在京城西南五六里其外有舊城號爲蕭太后城者卽是也余

嘗徘徊於天甯寺左近以大路考之則昔日街衢之跡
猶有可驗又廣渠門內外土中古磚累累元瓷片隨鋪
而出琢爲帶板畫軸頭等物至今未已且多琉璃瓦疑
是殿基也

乾隆中琉璃廠窖內得遼李內貞墓志知廠地在遼名
海王村按海王村亦名海王莊見金史后妃列傳在城
東三里

近年都中忽出偽元磁其溜水樓眼沙底鐵足一一逼
真聞係一家丁隨官九江曾學其技歸而用北方土燒

之不能工而殊類元瓷乃仿造之遂大獲利賞鑑家所得半是物也亦頗自祕其技云按崔東壁遺書乾隆中磁州有人造偽宋瓷蓋北方土性故如是也

外城筆工多聚於宣武門外如李玉田王名通宋堯菴之屬皆聲價自高翰苑諸公在所必需然但取其利於摺卷古所謂任筆成形是也不惟宣城諸葛之制不可得卽乾嘉時舊樣亦如天球河圖矣

墨舊貴曹素功汪近聖近止有胡開文一家其餘胡竹溪詹大有不足望其項背也光緒初殿廷考試皆尙明

墨取其松煙之黑也價十餘換比兼金矣程方舊物搜羅一空復漸有作偽者又久之新製松煙亦居然入用價則尋常而已然舊物已銷磨無算矣

墨合盛行端硯日賤宋代舊坑不逾十金賈人亦絕不識士夫案頭墨合之外硯石寥寥卽有者不過新坑禮貨取其追琢之工供玩而已

祁文端公

竊藻

居宣武門外之四眼井地近大報國慈

仁寺公退之暇杖履往來寺後毘盧閣乾隆中拆去其基隆然公於其上建小閣三楹立石記之又何子貞編

修紹基

張石州穆

二人起顧亭林祠於廟左集同人記

之寺中子貞書畫最多僧人不解皆爲人取去今寺已全頽山門倒盡不久將成白地矣余先塋在廣甯門外上塚必過之至今已四十年每過未嘗不想見漁洋先生風廊搜異書及竹垞鈍翁諸老撫松偕和時光景爲之神往恐後百許年物換星移并此地亦不可識矣寺有妙音圖繪佛說法而聽者濟濟乃傳凱亭要筆畫於乾隆中藏之已久忽爲火焚其一角

善果寺在慈仁寺後完然無恙山門內左右廊有懸山

大殿頗卑與藍淀厰廣仁宮相類疑此皆金元舊宇每
六月六日有晾經會實無所晾士女雲集駢闐竟日而
已

藤陰雜記謂京師戲園止賸方壺齋今園久廢其地尙
名方壺齋查樓今中和園餘皆不可考京師士夫好尙
亦月異而歲不同國初最尙昆腔戲至嘉慶中猶然後
迺盛行弋腔俗呼高腔仍昆腔之辭變其音節耳內城
尤尙之謂之得勝歌相傳國初出征得勝歸來軍士於
馬上歌之以代凱歌故於請清兵等劇尤喜演之道光

末忽盛行二黃腔其聲比弋則高而急其辭皆市井鄙俚無復昆弋之雅初唱者名正宮調聲尙高亢同治中又變爲二六板則繁音促節矣光緒初忽競尙梆子腔其聲至急而繁有如悲泣聞者生哀余初從南方歸聞之大駭然士夫人人好之竟難以口舌爭昆弋諸腔已無演者偶演亦聽者寥寥

京師內城舊亦有戲園嘉慶初以言官之請奉 旨停止今無知者矣以余所及如隆福寺之景泰園四牌樓之泰華軒皆是東安門外金魚胡同北城府學胡同皆

有戲園余髫年時如泰華軒景泰軒地安門之樂春芳
皆有雜爨京師俗稱雜耍其劇多魚龍曼衍吐火吞刀
及平話嘌唱之類內城士夫皆喜觀覽其優人亦間通
文墨吐屬近雅有宋明遺風今已成廣陵散矣諸園亦
廢

舊日鼓詞有所謂子弟書者始創於八旂子弟其詞雅
馴其聲和緩有東城調西城調之分西調尤緩而低一
韻縈紆良久此等藝內城士夫多擅場而瞽人其次也
然瞽人擅此者如王心遠趙德璧之屬聲價極昂今已

頓絕

東華錄順治初有某御史建言風俗之侈云一席之費
至於一金一戲之費至於六金又毋欺錄云我生之初
親朋至酒一壺爲錢一腐一簋爲錢一雞鳧卵一簋爲
錢二便可欸留今非豐饌嘉肴不敢留客非二三百錢
不能辦具耗費益多而物價益貴財力益困而情誼益
衰此二說也在當時已極口呼奢豈知在今日則羨爲
羲皇以上今日一筵之費至十金一戲之費至百金而
尋常客至倉卒作主人亦非一金上下不辦人奢物貴

不天尺偶 卷七
兩兼之矣故同年公會官僚雅集往往聚集數百金供一朝之揮霍猶苦不足

明代宮中有過錦之戲其制以木人浮於水上旁人代爲歌詞此疑卽今宮戲之濫觴但今不用水以人舉而歌詞俗稱托吼實卽托偶之訛宸垣識畧謂過錦卽影戲失之

餘墨偶談云咸豐中都門彈詞有名八音聯歡者其法八人團坐各執絲竹交錯爲用如自彈琵琶以坐左拉胡琴弦者爲撇弦已以左手爲坐右鼓洋琴鼓洋琴者

以右手爲彈三弦者按絃彈三絃者以口品笛餘仿此
又一人於座外敲鼓節樂音極悠揚共書詞亦綿邈可
聽傾動一時按此技今尚有之而各執其執不相爲用
不復如孫氏所云矣

按洪昉思以長生殿獲罪據柳南隨筆云演於生公園
而趙秋谷自叙則云演於查樓未知孰是

窑臺在陶然亭之東有香冢及嬰鵝冢相傳香冢爲張
春咳侍御瘞文稿處嬰鵝冢則諫草也香冢銘云浩浩
愁茫茫切短歌終明月缺鬱鬱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

時盡血亦有時竭一縷煙痕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爲蝴蝶又詩云蕭騷風雨可憐生香夢迷離綠滿汀落盡天桃又穠李不堪重讀瘞花銘嬰鵠冢銘云文兮禍所伏慧兮禍所生嗚呼作賦傷正平

梁荏林南省公餘錄云京師憫忠寺有大定中禮部令史題名記云初大定乙酉歲旣刻題名爲諸部倡猶以不能備紀始末爲未足至崔君穎士乃更刻石悉書鄉里官品與夫入部及出職歲月云云其結銜爲儒林郎國史院編修官武騎尉賜緋魚袋黨懷英記按此石今

不知所在都人士無見之者

道光咸豐之間陶鳧薌少宗伯爲五老會後又益以潘
木君張詩舲爲七老余於白門市上見團扇一柄木君
先生物也上繪七人小像木君題云陶鳧薌宗伯前輩
集五老爲會皆大年也癸丑冬月余奉 命來京得居
末坐嗣張詩舲中丞入爲少宰亦與斯集今夏李樸園
太守出七團扇繪小照各贈其一因倚長調以誌其事
問春明幾番吟社有誰能似諸老壽星長其文星現人
瑞一時傾倒春正好渾不讓狂歌醉舞誇年少破除煩

惱任仕隱分途浮沈莫管心事出雲表 同遊處我亦
三年鴻爪一般霜鬢添早曲江更有詩人在酒錢共推
懷抱非草草算六一七賢隨意安排巧休教忘了倩妙
手傳神畫來團扇約畧放翁稿右調邁陂塘乙卯季夏
木君圖中凡七人顧太守彥和年八十五陶少宗伯鳬
薌年八十四李太守樸園年八十三林觀察鞠史年七
十七興潤齋參贊年七十四張詩舫少宰年七十一潘
中丞木君年六十四後半許宗衡題云誰畫東坡笠屐
圖放翁團扇未模糊春風一笑鬚眉見入手同看古丈

夫二疏四皓應相似金粟前身月有光若較年華誰末
座依然慘綠杜黃裳鄧爾晉題云百東坡影千年月一
放翁身萬樹梅應與如來同證果前身金粟漫疑猜不
須辟骨學東桑海鶴能教益算長五萬蒲葵如遍畫人
間爭識魯靈光何兆瀛題云又見耆英會洛陽溫公末
座亦靈光東坡笠屐成圖畫南極星躔應壽昌出處飽
看雲萬變升沈笑付酒千觴東山終爲蒼生起多少仁
風待奉揚

京師士大夫好尙可以覘風氣如咸豐中肅順尙驕侈

士大夫化之以奢華倨傲相尙至同治初恭邸性謙恭
文倭二相性儉朴士大夫遂易而謹飭且多以布素相
尙至光緒初猶爾後遂不然未幾諸言臣蔚興人皆以
名臣自期及癸未張幼樵編修

佩綸

以庶子署副都御

史知貢舉而清議益重後生初學爭以清流自勵不數
年此風頓改及潘文勤主持風雅常熟翁尙書和之皆
尙小學坊間說文盛行戴東原段玉裁文集至三十金
至丁酉戊戌漸重西學至己亥庚子之交徐相當國理
學書大重於時嚮之說文皆束閣不觀矣庚子以後又

尙西學新譯舊板書無人問價京師風氣改變之速至
於如是

天咫偶聞卷七